

# 三弦

張曉風●席慕蓉●愛亞



張曉風  
席慕蓉  
愛亞

# 三 弦

爾雅出版社印行

爾雅題字：王北岳 爾雅篆印：張慕漁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 封面攝影：林柏樑 封面設計：吳勝天

### 三弦（爾雅叢書之6）

作者：張曉風・席慕蓉・愛亞

校對：官成飛・楊宗潤・喬城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・發行：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

臺北市古亭區10746廈門街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

電話：三九三四〇三六・三二一一〇二一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四九二五二一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（北辰著作權事務所）

臺北市師大路一八九號六樓

印刷者：達欣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板橋市吳鳳路五十巷四十二弄二十六號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初版・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二十日二十六印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
定價90元（如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）

作畫人像：席慕蓉

# 女曰鷄鳴

序「三弦」

在文學的閱讀上，這幾年，覺得自己有一點懶。像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」、「戰爭與和平」這種大書，高中大學時候發狠讀過，這些年，卻很少再碰。甚至連屠格涅夫，契可夫一類不算太龐大的書籍，也很少讀了。

少年時候的愛文學，有點像走進了一個蒐藏豐富、偉大壯觀的博物館，在每一幅鉅作前瀏覽佇足，真的是如履薄冰，不敢一點鬆懈。如今重新翻閱以前讀過的文學名著，看到上面圈圈點點、密密麻麻的批記，可見那時對文

學的用功。但是，不知道爲什麼，這些年，每當從偉大的博物館出來，都有點累，倒是隨身坐下來，靠着柱子休息，不經意看到柱腳下一朵正綻放的小花——不知道是那裏吹來的種籽，在這裏生了根，發了芽，那樣愉悅自在，使我心中一驚，彷彿似曾相識，只是那種可親的感覺，便解脫了博物館中所  
有偉大壯觀的負累。

偉大使人正襟危坐，那種莊肅的巨力，排山倒海，可以使生命昂揚向前，好像哥德式的教堂，所有的線都往上飛昇，好像貝多芬的交響樂，好像米蓋朗基羅創世紀的壁畫，那種偉大，使人不敢隨意。這樣的感覺，在中國的文學中卻比較少。中國的文學好像一開始就是斜倚在田壠上，忽然看見了那  
在風中擺盪，愉悅自在的花。

我很喜歡詩經國風中「女曰鷄鳴」的開頭：

女曰鷄鳴，士曰昧旦

子興視夜，明星有爛

將翱將翔，弋鳬與雁

這分明是說男女的悅愛。兩人擠在床上，可以那麼耽溺縱樂，卻使人覺得，好的情感，可以一點也不污濁，而是一清如水。

相親愛，可以是不相糾纏，可以是絲毫不粘滯。而情愛的偉大，也並不一定是激情顫慄，卻可以那麼自然空濶，如滿天的繁星，我們抬頭觀望，既無慾望，也無貪婪，只是那飽滿而空濶的人之喜悅罷。

中國便以這種愉悅自在、可親的人之常情建立了它文學傳統的重心。

流傳在民間的詩歌，既沒有希臘史詩中神勇偉大的英雄，也不多見傾國傾城的大戰爭與大愛情，常常只是尋常街巷中的男女，然而他們的悲歡也一樣驚動天地，如江河麗地，日月麗天，雖然餘韻無限，卻不必正襟危坐。這種偉大，如果也是一種偉大，卻是在平凡普遍中透徹了人情之常，所以可以不做態，那偉大也只是因為自然，浮華都盡，直以生命的真相相見了。

博物館中的巨作，無論多麼偉大，畢竟只是假象，那偉大便要人做態，而柱腳田壠上的小花，即使再微小，卻是生命的真相，怎樣都是好的。

這些年，我就愛讀這些看來並不偉大的篇章。像「桃花源記」、「岳陽

樓記」、「陳情表」、「赤壁賦」、「報任少卿書」、「滕王閣序」、「祭十二郎文」、「種樹郭橐駝傳」……這些古文，以前背誦過，並不在意，重新撿起來讀，啊，真是要驚訝，怎麼可以那麼簡單，真是以性命相見啊，絲毫沒有一點作態，卻自身已是天上的日月，大地上的江河，生息不斷，普照萬方，卻又只是本性，所以一點也不吃力煩難。

中國的文學，更好的意思，彷彿像南宋畫裏的空白，原在文字之外。

好像是愛生命本身遠超過了愛藝術，才使藝術中用力的形跡全都解化了。中國的好文章，因此幾乎全是簡短而自在的散文。甚至連莊嚴偉大的政論，史冊也都沾染了這種餘韻風流，所以「尚書」可以一點也不像「政論」那麼一本正經地做假，而「史記」寫帝王將相，簡直就像在寫漁樵於江渚上的販夫走卒，這裏面有一種徹悟了人之常情的平穩與安靜，知道什麼是政治，也知道什麼是歷史，知道了政治和歷史都無非是人之常情，而不是遠離了人的誇張的作態，也不是主義或道理的振振有辭。好像「女曰鷄鳴」中那相悅愛的男女，女的說：鷄叫了。男的卻說：還早呢！兩人一齊來到戶外，滿天

都是星光。因為情愛的喜悅空濶如同宇宙的生息，所以接下來可以變得這麼平穩簡單：「宜言飲酒，與子偕老。琴瑟在御，莫不靜好。」好像是離開了自身來觀看自身，所以喜悅可以那麼不浮誇。這樣的文學才是中國文學的本根，可以偉大到平凡、豐富到簡單，艱辛深邃到這麼平易，漢文明因此才有了它的魅力。

五四以後的散文，有點刻意分類成散文，文章落到要散文家才能寫，也已失掉了文章錦繡的華彩，我倒寧願去看「尚書」或「史記」，是政治也可以成文章，歷史也可以成文章，人生中的貪嗔痴愛，離合悲歡，就彷彿是織機上的經緯，橫來直去，牽連而成錦繡，這樣的散文才是散文之正吧！林覺民的「與妻訣別書」比五四以來任何散文家的散文更好，還是因為它不是刻意，文章到了直見性命，便真是好文章了。

五四以後，有兩家的文章我是喜歡的。一是魯迅，一是沈從文。魯迅沉鬱蒼涼，他的「范愛農」、「籐野先生」，我百讀不厭，這麼平實清淨地去寫自己的心痛，真使人落淚。沈從文有一種清淡的喜悅，好像山村風景，雖



然不比魯迅的落日長河，卻自有一種跌宕，如民謳山歌，悠揚婉媚。魯迅像「史記」，他寫的人，是歷史中的人，因為有興亡之感，所以沉重悲涼；沈從文像「詩經」，他的人是歲月中的，生死榮枯只是時序，所以可以不憂。

許多人喜歡周作人，比起周作人的才情，我寧願要朱自清的平實。平實至少是不作態，即使生活再平凡，也不落到為散文而散文，才會有「背影」這樣的文章。

近三十年，臺灣的散文作者，許多是女性作家。女性善於寫身邊之事，雖然有人譏為瑣碎，但是，大致還是中國古文一脈相承的習慣。文章本來是此身，離開此身並無文章，細小可以擴大，瑣碎可以整合，「陳情表」、「赤壁賦」也都只是身邊之事，卻可以抗懷千古。人情之常，只繞在己身，便容易瑣碎，一旦擴大了，也可以是「物與我皆無盡也」的包容與濶大。

張曉風、席慕蓉、愛亞三位女作家，把她們的文章集為一集，名為「三弦」，囑我為序。我於三位皆只是慕名，讀曉風的文章時，自己還是學生，

慕蓉是最近才熟起來，愛亞連面也沒見過，真怕這樣寫序要糟蹋了這些好文章。從「爾雅」送來的校對稿，我細細讀了一遍，想到中國的散文傳統，想到這傳統在五卅以後的發展，這本「三弦」中許多簡短而寓意深長的片段觸動了我。曉風的許多篇使我想到了段成式的「酉陽雜俎」，記事與哲理之間，似斷似連，很耐人思索；席慕蓉則近於散文詩，有趣的是她以一種快捷的方說法說委婉的感受，似乎是細緻，又別有一種一無隱晦的爽直之風；愛亞則最爲平直，沒有詞藻的裝飾，小說回復成了故事，另有一種趣味。

讀完全書，心中對三位作家有一種敬重。如今「三弦」合奏，能有此好音，我只是有聆聽之福的人罷了。

一九八三、六、十四、端午節

# 三弦

張曉風·席慕蓉·愛 亞

女曰雞鳴

序「三弦」

蔣勳

## 弦之一——《張曉風》

高處何所有

青蚨

血瀝骨

西湖十景

比講理更多

時間



一七 一五 一三 一一 九 五

柳

遇見

墜星

我不知道怎樣回答

他曾經幼小

一握頭髮

那夜的燭光

千手萬指的母親

想你的時候

嬌女篇

路

一九

二一

二五

二七

三一

三三

三七

三九

四三

五一

六五

弦之2 《席慕蓉》

母親最尊貴

窗前的青春

白色山茶花

幸福

理想

明鏡

一個年輕的兵

歲月

再會

父親的心

童言二則



七九

八一

八三

八五

八七

八九

九一

九三

九五

九七

一〇一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我的苦悶  | 一〇五 |
| 哭泣的女孩 | 一〇九 |
| 夜校生   | 一一三 |
| 春回    | 一一七 |
| 生日卡片  | 一二一 |
| 給愛亞的信 | 一二五 |
| 夫妻    | 一二七 |
| 母子    | 一三一 |
| 同學    | 一三三 |
| 同胞    | 一三五 |



弦之3 《愛亞》

白雨衣

一四一

那霧裏的清晨

一四五

春山過客

一四九

「Ca」之小記

一五五

高跟鞋的哲學

一六三

吾宅吾家

一六五

寫給您，親愛的

一七一

雜記三題

一七五

生活裏

一八一

一座落地鏡

一八七

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分 | 仇 | 禮 | 爺 | 恢 | 打 | 口 | 碗 | 青 | 回 |
|   |   | 物 | 爺 | 恢 | 電 | 信 |   | 春 | 家 |
|   |   |   |   |   | 話 |   |   |   |   |

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二 | 二 | 二 | 二 | 二 | 二 | 二 | 一 | 一 | 一 |
| 二 | 二 | 一 | 一 | 〇 | 〇 | 〇 | 九 | 九 | 九 |
| 五 | 一 | 七 | 三 | 九 | 五 | 一 | 七 | 三 | 一 |



張  
曉  
風